

夜行列车

武亚中

六月,我再次踏上西行的列车。火车黄昏时出发,天色渐晚,继而像一张巨大的黑色幕布落下来,火车就驰骋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。我在夜色里蓦然记起,多年来,我已在这条陇海线上来来往往无数次,汽笛的长鸣、交错而过的列车、步履匆匆的旅人、撕开的票根、展开的旅程,往事重重叠叠。

14岁那年,长长的绿皮火车载我一路上向东,前往陇海线最东端的海滨城市求学。陇海铁路串联起华东、中原与西北大地,千里行程,风物层层转换。年少的我时常站在月台上,望着火车开往一个个未知的地方,对远方充满了向往。成长的年轮里,我逐渐明白,每个人的心中都埋藏着一个只有自己才能抵达的归处。毕业那天,我是在夜色里离开小城的,月台上送别的那些青春面庞,时常出现在我的梦境里。

陇海线上的徐塘庄站,有我的亲情记忆。舅舅家在马陵山果园,我总在这里上下车。乡野间良田纵横、果园环绕,满山果香随风漫过铁轨。2008年,这座四等小站停止客运后,我每次乘车途经,只能匆匆瞥见老站沉默的轮廓,空荡荡的月台,承载着我年少时的细碎温情。那里静静收纳着几代人往返的旧时光,花香果香穿越岁月扑面而来。

有一年除夕夜,我独自背起行囊,踏上西行列车。车站一改往日的拥挤不堪,旅客寥寥无几,灯光如桔,在凛冽的寒风中透着暖意。彼时,远处不断传来阵阵鞭炮声。我很快过了安检,穿过天桥,踏上月台,走入空荡荡的车厢。火车铿锵前行,我望着寂寥的座位和零星的旅客,想着这样一个团圆的日子,仍有人停不下匆忙的脚步,跟着火车在暗夜里奔走,奔赴各自的前程。

40年间,在奔驰的火车上,我看到了数不清的山川河流、平原村庄、黄土窑洞、树木庄稼,目睹世间形形色色:挑鱼谋生的青葱少年、贩运水晶石的广西女子、满面沧桑的打工汉子,还有回乡探亲、当年远赴新疆的支边青年,行囊里盛满半生记忆。月台上、车厢内,或是久别重逢相拥而笑,或是临别不舍黯然落泪,尽显人间悲欢。白天的眼前,一路上是无穷无尽的风光,置身暗夜里,才让人恍悟人生不过是一场没有回路的单程旅途。

孙周在电影《周渔的火车》里,呈现了周渔眉目间的青春,仙湖的迷蒙,文学的孤独和诗歌的忧伤。周渔以工笔绘瓷为生,因一首诗倾心一个人,不辞辛劳赶往远方探望爱人。风驰电掣的列车,承载了她的美丽与哀愁。全片阐述了游走的生命形态和对世俗人生

的透视,以及唯美的救赎意识。陇海线上有一站是天水站,是周渔最后的目的地。她不断辗转于尘世的边缘,寻找灵魂的归属。

多年后,我一遍遍翻读余光中的作品,字字珠玑。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》一文中,先生描摹年少时对火车的憧憬,细数历年搭乘的各国火车,写下九广线上难遣的乡愁,“附近有一条铁路,就似乎把住了人间的动脉,总是有情的”,满是故土的温柔。先生翻译的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诗句,更是触摸了孤独,传递了悲悯:去什么地方呢?这么晚了,美丽的火车,孤独的火车……

列车在夜色里奔行,窗外灯火渐次零落。铁轨两端连着过往岁月和漫漫前路,晨光将至,长夜终尽,客途漂泊,皆有归期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(接上期)

房婷初听黑衣人羞辱自己时,气得怒火中烧,随即脑中灵光一闪,立时有了主意,挥起右臂大声喝道:“看镖!”

黑衣人闻言,吓得急忙向后空翻躲闪,在他双脚即将落到地面之时,房婷瞅准时机将手中飞镖向他的心口掷出。黑衣人身体悬空,避无可避,被飞镖穿入胸口,“啊呀”一声摔倒在地。

兹莫花海一惊,回首向黑衣人瞧去,大声问道:“赵堂主,你怎么样了!”她这一分神,立时给文章鱼和赵宇上瞧出了破绽,二人同时向兹莫花海的腹部攻去,兹莫花海身形急转,用手中长剑护住身体。尽管如此,她的右上臂还是被赵宇上的弯刀砍出一个血口来。

房婷捡起地上的长剑,向兹莫花海笑道:“我已经帮你把赵堂主送入地府了,现在我再助你去地府与他相见吧!”说完,手持长剑腾空而起,向兹莫花海的头顶刺去。

兹莫花海被梅松三侠团团围住,左遮右挡之下渐落下风。

兹莫花海的右上臂鲜血流淌不止,吃痛之下,哪里还有能力再战,勉强又斗了十余回合,使出绝招丝路花雨,飞身向赵宇上攻去。赵宇上只觉得面前似有数十支长剑向自己攻来,吓得急忙使了一招懒驴打滚避过攻击。

兹莫花海乃是以进为退的打法,赵宇上倒地之后,三人合围之势立解,她急忙从赵宇上的头顶掠过,转眼之间已经不见踪影。

梅松三侠累得气喘吁吁,吕思急忙起身向秦明月奔去,奋力将她俯卧在地,道了声:“得罪了!”忽地将她后背的衣服撕裂开来,秦明月白嫩光滑的脊背顿时暴露在众人眼前。

赵阳江大声喝骂道:“淫贼你怎敢如此,我跟你拼了。”

秦苏子急忙喝止道:“休得无礼!田儿是在给你们的小师妹疗伤。”梅松三

侠不说话,只是冷眼旁观。

吕思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瓶子,拔开瓶塞后向秦明月道:“这药撒上后会有一些疼痛,你要忍耐一下。”说完将瓶中粉末撒在秦明月的伤口处。秦明月疼得发出一声痛呼!

吕思将她的衣裳合拢后,向已经被唤醒的华梦道:“华伯母,你寻一件衣裳给她披上。”华梦答应后,匆匆回到帐篷寻找衣裳。

吕思来到秦苏子等人的身边,仔细察看一番后,发现他们仅是受了一些皮外之伤,这才松了一口气,向秦苏子道:“秦伯伯,我衣柜之中有一个黑色盒子,那里有我自己配置的药膏,你们敷上几贴后自会痊愈。秦伯伯,好在你们身体无碍,否则我百死莫赎!”

秦苏子握住吕思的手臂道:“原来吕心田只是你的化名,我初次遇见你时,便觉得你不是个普通之人,今日之事证实了我的猜测。”

吕思愧疚道:“对不起秦伯伯,我不是有意要欺瞒你,我实在是不得已的苦衷。”

赵阳江冲着吕思冷声道:“你有什么苦衷我不知道,但是我却听见他们每一个人都叫你淫贼!”

“赵师弟,敌人的话怎可相信,我不许你如此说吕兄弟。”梁山瞧向吕思道,“若不是他相救,我的命早就没了。”

赵阳江大声质问道:“大师哥是他救的不假,可是吴克师弟呢?难道不是因为他才永远离开我们的吗?”

“你胡说什么呀!这事怎能怨小吕子呢?你明明知道是谁杀害了吴克,为什么还要把仇恨强加给他。”秦明月颤声责问赵阳江。

吕思愧疚道:“你们都不要说了,是我不好,是我连累吴克兄弟送了性命。今日你们又因为我受了伤,我再也没有颜面面对你们了,我现在就离开这儿。”

秦苏子道:“田儿,你不要埋怨我

们,凭我们的能力实在保护不了你。”

秦明月惊叫道:“爹爹你说什么呢,连你也要赶小吕子走是吗?好,他走我也走。”

华梦找来衣裳披在秦明月的身上道:“好孩子,不许你说气话,难道不要为娘了吗?”

吕思凄然道:“秦伯伯,我的房中还配有一些治疗跌打损伤的草药,足够你们用一些时日的,我们就此别过,他日若是有缘,我再报答收留之恩。”说完转身向前走去。

秦明月奋力爬起身来向吕思追去,吕思正走到房婷身边,他向房婷道:“请你帮我点住她的穴道。”

房婷哼道:“我凭什么要帮你!”她话语虽然强硬,但是当秦明月跌跌撞撞地来到她的身边时,还是伸指点住了秦明月的穴道。

秦明月突感后背一麻,随即失去意识,身体向后倒去。

房婷抱住秦明月,将其送到华梦身边道:“你们不要担心,她只是暂时昏迷,三个时辰后定会醒来,好好照顾她吧。”

华梦搂住秦明月,低头抽泣道:“可怜的月儿!”抬头向房婷道:“多谢姑娘了。”

房婷道:“些许小事不足挂齿,后会有期。”说完抱拳转身便走。

华梦叫道:“姑娘留步。”

房婷立住身体,回首道:“唤我何事?”

华梦道:“田儿,吕心田真的叫吕思吗?你,你们为何叫他小,小……”

房婷并没有回头,只是冷声答道:“不错,他是叫吕思,而且是一个十足的小淫贼。”

(未完待续)

一瓶香水

熊燕

外甥女悄悄告诉我,我儿子好像早恋了,他在微信上向她打听,女生喜欢什么礼物?

儿子刚迈进大学校门,虽说大学生,毕竟也才18岁,心智还在抽枝长叶。这时候谈什么恋爱呢?我心里七上八下,又不好明着问,只能暗中留意。

果然,我从儿子每天晒的食谱里,瞧出了端倪。以前,有荤有素有水果,偶尔还有奶茶,不想吃食堂就点外卖。可最近却素得很。有一天,他赶着去学生会开会,竟只啃了块最便宜的面包。

没过几天,外甥女又发来消息:儿子在网上下了单,是某名牌香水。我心里咯噔一下,那个牌子一瓶要五六百元,我年轻时用过,婚后再没舍得买。儿子每月生活费才2000元,买香水送女生,怕是真的动了心。我既担心他耽误学业,又酸酸地吃起醋来,更多的是不忍:为了爱情饿肚子,这怎么行?我二话不说转了1000元给儿子,他却给退了回来,说:“妈妈,我有钱,别担心我。”

儿子太懂事了。我这当妈的,又欢喜,又心疼。只盼那个女孩,也能像儿子爱她那般,真心待他。

几天后,快递突然上门。我心里纳闷:最近没下过单呀。狐疑地拆开包装,当那款熟悉的品牌香水盒子一露出来,我愣住了。这时手机响了,是儿子的微信:“妈妈,香水收到了吗?我不能每天陪在你身边,就让它替我陪着你哦。”

我的眼眶一下湿了。

儿子向来贴心。自从上了大学,每天必打一个电话,再忙也会发条信息,说“我很好,就是忙”,又说“要是很想我,就随时发消息,我有空了一定回”。可他还是怕我想他想得难受。知母莫若子,他知道我是个离不开孩子的母亲,于是用他的方式,一点点抚慰我时时悬着的牵挂。

我轻轻旋开香水瓶盖,一缕淡雅柔和、清新明媚的香气弥散开来,像春日午后的风拂过花丛。整个屋子,连同我的心,一下子变得甜润而明亮。